

## 文化长江巴渝风⑥

# 重庆川剧，凝结川味川情的戏曲瑰宝

□刘一叶

巴山蜀水，人杰地灵，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戏剧艺术形式。从秀山花灯到梁山灯戏，从面具阳戏到石柱土戏……它们生于民间，流传于寻常巷陌，通过一代代传承，展现出勃勃生机。

近年来，在弘扬发展长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，重庆致力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一大批戏剧精品问世。其中，以川剧《金子》《江姐》为代表的精品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颗颗璀璨明珠。

作为在巴山蜀水生长的“土著”剧种，川剧不仅是重庆闪亮的文化名片，也是中国极具盛名的戏曲剧种之一。百姓们闻川剧锣鼓而聚集，听川剧唱腔而陶醉。如今的川剧，正承载着远古先民礼敬长江的意气，用属于自己方式，讲述着百年来流传至今的中国故事。

### “五腔共和”

现代川剧博采众家之长

手眼身法步，昆高胡弹灯。博采众家之长的声乐艺术是川剧的灵魂。

“成熟的川剧剧种包括5种声腔，即昆腔、高腔、胡琴、弹戏、灯调。除了灯调外，另外4种声腔都是从清代中叶起由外地传入四川的。”重庆市戏剧家协会原主席申列荣介绍，外地入川的诸多声腔，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有着密切联系。

有着长江的摇篮，湖广填四川让众多的戏班沿江逆流而上，带着诸多地域的戏曲声腔，来到巴渝大地。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，水系发达，移民足迹频频。与此同时，重庆又是水陆冲衢、商贸辐辏之区。陆上走马贩盐，水上航运不断，让这里逐渐形成“五方杂处，习俗各异”的社会文化现象。

在寓居巴渝的岁月里，移民们时常聚在会馆里听一曲家乡戏，一解乡愁。随着移民的广泛进入，当地声腔开始出现多个声腔“合流”，并逐渐“川化”。而真正达到“五腔共和”形成现代川剧，则是由于辛亥革命前后发生的川剧改良运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川剧的融合之路，与一位来自重庆的巨角演员杨素兰有关。

1912年，杨素兰、康子林、萧开臣、李甲生等川剧艺人，联合8个戏班的100多位演员和琴师、鼓师，在成都悦来茶园组建了三庆会，杨素兰成为三庆会的首任会长。他们荟萃了不同



▲《金子》剧照。

熊明 摄/视觉重庆



▲《李亚仙》剧照。

熊明 摄/视觉重庆



▲《李亚仙》剧照。

熊明 摄/视觉重庆

在法国图卢兹市举行“中法文化交流年”上，沈铁梅(中)教外国友人表演。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重庆市川剧院提供)



出，到新歌剧《凤仪亭》在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、加拿大“点亮多伦多”艺术节亮相；从完整保留原汁原味川剧折子戏的室内乐歌剧《思凡》闪耀荷兰艺术节，到川剧清雅大幕戏《李亚仙》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巡回演出；从戏曲艺术电影《金子》、荷兰导演拍摄的电影《内心风景》的成功拍摄，到传统川剧《凤仪亭》亮相第48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颁奖晚会……重庆川剧，在世界的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地展现着属于中国的文化自信。

在走出去的同时，重庆川剧人还特别注重为舞台艺术人才梯队建设做好储备，不仅培养了一批川剧舞台上中坚力量的90后青年演员，还与市文化艺术职业学院联合招生，创立了川剧专业班，让川剧艺术后继有人。现在的重庆市川剧院可谓人才济济，拥有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川剧代表性传承人、“三度梅”获得者沈铁梅、梅花奖得主黄荣华、孙勇波、胡瑜斌、吴熙等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在重庆，还有一群年轻的川剧玩家，他们凭着对传统艺术的喜爱，用一幅幅戏板、三尺水袖，继承着古老的川剧艺术，为川剧艺术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。

2009年，重庆大学生物系学生魏源在学校成立了幽兰戏曲社。这是当时全国高校中唯一的学生川剧社团，他们每周一次活动，学身段，学唱腔，也排练折子戏。2012年，位于高新区的驿都实验学校被重庆市川剧院命名为“川剧艺术培育基地”。在这里，川剧成了一门必修课，学生们从认识脸谱、流派到学习弦索、喷呐，样样到位。时下，每到周末，一些民间的川剧爱好者就开始咿咿呀呀地开唱，川剧迷又开始了自己的“追剧”生活。生于民间、长于民间的川剧再一次唱响了青春之歌。

它在巴蜀大地诞生，又从重庆起航。作为一张重庆闪亮的文化名片，如今的川剧频频出现在城市形象片里、大屏小屏中，在高雅的剧场，在乡村和校园，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流贯古今，讲述着动人的中国故事，绽放着耀眼的光芒。重庆川剧人也将继续坚持在传承中创新，在创新中传承，把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发扬光大，让这张名片更加光彩夺目。

### 茶戏相融 “戏窝子”里品百味人生

一碗盖碗茶、一场折子戏，氤氲茶香袅袅升起……市井的茶园，是川剧表演的重要场所。

清末民初，川剧的改良运动带动了新式戏园的兴起。一时间，戏园之风蔓延重庆。茶园、戏园、大舞台等专业性表演场所，在重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川剧也从会馆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。

史料记载，重庆最早的戏园建于重庆城内的蔡家湾(今渝中区陕西街)，名叫蔡家茶园。重庆著名文史学者文世昌曾著文表示，重庆历史上第一家戏园，唱的就是川剧。

清宣统二年(1910年)，重庆举办“赛宝会”，并在场内另外辟出一片区域，取名叫“芸芳茶园”。茶园，本是供人小憩品茗的地方，为增添喜气，川戏“义泰班”到芸芳茶园助阵演出，这就是重庆第一家戏园的由来。

芸芳茶园让更多重庆人领略到了川剧的魅力。这以后，茶园在重庆兴起，风气大开，有茶园处多有川剧演出。茶园，亦成为了川剧“戏窝子”的代名词。

据统计，川剧声腔“五腔共和”后，

重庆出现了多家川剧“戏窝子”，今人民公园处有裕民科社，纸烟市(今民生路)有锦江茶园，演武厅(今磁器街)有群仙茶园，机房街(今五一一路)有悦和茶园、宜春茶园、阳春茶园。这些茶园成为重庆川剧演出的重要场所，促进了川剧的生存、发展与传播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，川剧和其他地方戏同样面临着观众减少、演出市场萎缩等困难，“戏窝子”相继关闭，川剧渐渐寥落。

### 守正创新

打造让观众坐得住的川剧

面对川剧艺术遭遇的低谷，以重庆市川剧院为引领的重庆川剧人一直在坚守。他们在场地设施、人才队伍和剧目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，久久为功。

梅花香自苦寒来。渐渐地，川剧开始复兴。20世纪末，一批重庆川剧艺术作品在全国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。这其中，最重要的莫过于《金子》。

《金子》有着“川剧的里程碑”“川剧中的《茶馆》”之称，1999年刚一问世，便似在戏剧界扔下了一颗“炸弹”。其大胆创新为业界人士交口称赞——6个人一台戏，打破了戏剧舞台艺术“戏不够人来凑”的弊病，唱词无限生活化，充满民间“野趣”，女声中还能听出流行乐的味道。

提起这场川剧改革实验，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至今难掩兴奋。她直言，当时的理念只有一个，就是打造好听的川剧，让观众坐得住。于是，在《金子》里，她融入了邓丽君柔美甜润的气声唱法，男主角仇虎死后，在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，用哭腔吟唱了一段山歌——“郎是山中黄葛树，妹是树上长青藤……”每次演出，这段表演总会引爆观众泪点。

对重庆川剧来说，川剧的创新，《金子》只是一个开始。2007年，重庆市川剧院将传统戏《绣襦记》进行古戏新探，打造出《李亚仙》。《李亚仙》的问世为经典川剧剧目展开了新视野——重庆川剧，不仅要守住经典，更要提升经典。该剧以今天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，重新演绎了李亚仙与郑元和的爱情故事，被称之为“中国版的茶花女”。

2018年，重庆市川剧院启动新版川剧《江姐》巡演活动，这又是一次重庆川剧向经典致敬的新尝试。该剧有意识地吸收融合川剧、四川清音、川江号子等元素，整出剧充满地道川味、浓烈川情。

在川剧《江姐》的表演设计中，川剧表演程式与创新舞美相糅合，写意和写实二者完美结合。在不断的打磨中，主创还将“狱中八条”融入剧情，使该剧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光彩。

以市川剧院为引领，一些地方川剧团、民间剧团也迅速崛起，重现辉

煌。2011年6月，凭借川剧《鸣凤》中的出色表演，三峡川剧团团长谭继琼一举摘得第二十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。2017年，实验川剧《聂小倩与宁采臣》成功入选第十九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委约作品。

### 薪火传承

让古老的川剧走向世界

川剧重回大众视野，创造出了新的经典。那么，如何让它拥有更多观众？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？如何才能让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？在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沈铁梅的脑海里。

她曾说：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我们要去唤醒沉睡的瑰宝，要让世界认知中国川剧，了解中国戏曲，增强中国文化自信，让中国戏曲的芬芳散发到世界各地。”

于是，在打造精品的时候，重庆川剧迈开了走出去的步伐。

2004年3月，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，川剧交响乐《凤仪亭》史诗般地绚丽登场，这是沈铁梅与有着“现代音乐才子”之称的郭文景的首次跨界合作，也是世界首部用川剧声腔演唱的交响乐音乐作品。生长在巴山蜀水的川剧艺术，走出了国门。

接下来，川剧艺术一次次地在海外掀起热潮：从川剧交响乐《衲袄青红》在“欧罗巴利亚—中国艺术节”演

## 因为冬奥，因为冰雪

□南风子

因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，这个早春，我们对冰雪有了一种新的感受：每当冰天雪地，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更容易成为审美关系；我们的心灵，更能摆脱实用的束缚，聚焦于美。

正如这次冬奥会开幕式的惊艳之笔，激光雕刻碎冰，一个晶莹剔透的冰五环，横空出世。我的心瞬间被击中，颤动不已，光阴仿佛停下脚步，一种审美的巅峰体验向我袭来。日常世界瞬间变成审美世界。而运动员们在冰雪世界的一次又一次挑战，则让这个审美世界绽放出更具魅力的一面。

每当冰天雪地，山水就多了几分神韵，人间就多了几许浪漫。今年的第一场春雪，来得突然。那天早晨，我刚从普蒲盖的木屋中走出，雪就落了下来，像一片片梨花，大朵大朵，轻盈柔媚，在天地间飘舞。青山碧岭，一个时辰就白了头。千木万树，都化作了梨树。这雪真下得荡气回肠：草非草，路非路，马非马，牛非牛……茫茫高山草原，变成一个童话世界。亿兆雪花是亿兆精灵，将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。世间万物，都有了第一眼的新鲜感。

是的，冰雪天然带有诗性气息，文人墨客竞相吟咏。冰雪诗词也就成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，是我国冰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就有雪的倩影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汉魏以后，咏雪之作层出不穷，如鲍照《咏白雪诗》的“无妨玉颜媚，不夺素娥鲜”，如柳宗元《江雪》的“孤舟蓑笠翁，独

钓寒江雪”。古典诗词中的雪意象，常与月、玉、梨花、梅花等意象一起出现，共同营造出一种冰清玉洁、清雅淡远的意境，如黄庚的《雪》——江山不夜月千里，天地无私玉万家。远岸未春飞柳絮，前村破晓压梅花。这些诗词中的冰雪，姿态各异，美不胜收，蕴含着作者的独特情感，与现实世界中的雪交相辉映。

世间许多美好境界，常以冰天雪地为背景。友人来访，促膝夜谈，几壶醇酒，一席清谈，自是清雅事。如果是雪夜，将更增色几分。正如白居易笔下的诗境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。而王徽之雪夜诵读《招隐》诗，逸兴遄飞，忽然念起好友戴逵，于是冒着大雪，船行一夜始至好友家门前，却又不叩门而返，留下“吾本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”的千古名言。冰天雪地是这个佳话的绝配。漫天飞舞的雪花，就是王徽之心中飞扬的率性与诗意。

每当冰天雪地，我们在看冰雪美景，也在看心灵中闪亮的部分。记得小时候的冬天，睡觉之前，小伙伴们总要把家里最大的碗拿出来，盛满水，在外面放一夜。第二天，冰碗就诞生了。它们是小伙伴们眼中珍贵的“玉碗”。然后，找一个院子，一起把“玉碗”铺排在阶前大石头上，比谁的玉碗融化得慢。阳光下，个个“玉碗”晶莹剔透，耀人眼目。这就是乡间少年乐此不疲的“冰碗大赛”。

去年冬天，孩子和我一起制作冰灯，跟着快手短视频上的一个东北冰雕师学。冰灯有各种模具，中式风格、欧式风格的都有。下雪天，我俩傍晚时就把水灌入模具。深夜，水全结冰。冰罩成型，仿佛是水晶做成

的。捧在手里，手心温暖。赶紧熄灯。激动地点上一只蜡烛，放进冰罩。刹那间，烛光在冰罩中，摇曳生辉，如梦如幻。

西北北纬28度多，冬天再冷也冷不到哪里去。气温不够，孩子心心念念的冰鱼缸是做不成了，于是只能看看快手艺术，冰雕师做的冰雕。冰雕师用模具制成一个冰鱼缸，再雕上几丛水草，注满水，放上几条红灿灿、活泼泼的金鱼。金鱼仿佛在水晶里游动，又仿佛《小石潭记》中的鱼儿“皆若空游无所依”。由于冰雕师在哈尔滨，冬天温度很低，这个冰鱼缸竟可以保存好几天。以冰雕为代表的冰雪艺术，巧夺天工，美得令人心颤，亦是冰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每当冰天雪地，最快乐的就是孩子。在他们眼里，冰雪是世界上最好的玩具。他们对雪的冷无所畏惧，他们看雪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他们抓雪球的手很冰却又很有劲。这个无畏的精神，是冰雪运动的精神内核之一。

我国冰雪运动源远流长。北方各民族尤其擅长，常见的有冰嬉、滑冰、冰陀螺、驯鹿拉雪橇、冰上摔跤、皮爬犁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我国冰雪运动蓬勃发展，种类日益丰富：速度滑冰、冰壶、单板滑雪、跳台滑雪、冰球等等。这次冬奥会的举办，更是我国冰雪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冰雪运动在我国冰雪文化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高。

每当冰天雪地，我们很容易就想起冰雪精神。圣洁无瑕的冰雪，成为美好人格的一种象征。当我们漫步在冰天雪地时，愿将自己的心，凝成一片冰心。

□郑协

重庆荣昌，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。

它是古昌州州治所在地，距今有1200年的历史。荣昌美，美在海棠花上。

我到荣昌，正值农历岁末，新年将近。这正是海棠开花的时节，满街都开着殷红的花。冬季有花，从而四季有花，成为荣昌在中国西部城市中独特的风景。

更为神奇的是，海棠花是无香的，而荣昌的海棠花，却是带有香味的。唐《百花谱》记载，海棠是花中仙子，别处的海棠无香无实，唯有西蜀昌州的海棠有香有实，甚是神奇，令张大千留下了“一生不解海棠娇”的赞美。因此，荣昌古有“海棠香国”的别称。把荣昌比喻成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少女，是非常恰当的。我怎能不爱荣昌！

荣昌是客家移民的聚集地，至今，这里还保留着4个客家方言区，人们还在使用500年前祖先一路迁徙来到这里落户安居时的语言。岁月悠悠，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融入巴山蜀水，但他们顽强地用方言表现自己的存在，表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血脉。

万灵古镇是从水路迁徙到荣昌的客家聚集地。依山而居，聪明的客家人尽收商业之利，繁衍出一个百年小镇。“江西填湖广，湖广填四川”，我作为江西老表来到这里，有一种特别的感受。

我觉得小镇居民的每一张面孔，都有着亲人般的亲切感，他们的祖先，十有九都来自江西。小镇很美，濂溪

## 荣昌行

河静静地流淌着，一座叫大荣桥的石桥连接着河的两岸。

河岸的一边是万灵古镇，一条老街布满了各种商铺。游人穿梭而行，熙熙攘攘，洋溢着时尚的气息。一家商铺卖米果，在多个品种的米果中，有一种叫灰水米果。那是把稻草烧成灰，和着大米和水一起磨成浆，再蒸成碱味十足的米糕。

我对灰水米果不陌生，那是我家乡上饶十分流行的小吃。我的先人是随商队到荣昌，再迁到江西的。灰水米果在万灵古镇出现不是偶然的，这里有我的乡亲，有我的血脉，有我难以割舍的亲情……

荣昌区人口只有60多万，在中国地级市的城区中，应当是小区，但荣昌在中国经济版图上，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力。

荣昌猪是中国生猪的著名品种，荣昌据此大力发展生猪产业，打造千亿级生猪全产业链农牧高新产业。

荣昌发展智慧不限于此。他们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出发，充分利用荣昌地处成渝交叉地带的边贸优势，推出中国生猪市场交易的“荣昌指数”。

这个指数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民以食为天，在中国居民的食物结构中，猪肉消费占有很大的比重。通过荣昌指数发现价格，发现生猪市场走势，这对于指导生猪生产，保持生猪市场价格稳定，有着十分重要的信息价值与经济意义。

在荣昌参观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，置身于中国生猪产销大数据的海洋中，我不能不敬佩荣昌紧紧抓住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发展机遇，把生猪产业与中国市场有机连接起来，大

大提升了荣昌的战略地位和发展影响力。

这种创造性的发展思维，尤其值得我们——江西老表学习。

听说荣昌去年的GDP是800亿元。那么，支撑荣昌经济的支柱产业是什么呢？历史上，这里盛产夏布、折扇、生纸，靠这些显然是支撑不起800亿元的经济大厦的。

走进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，我寻找到了答案，这里正在兴起现代先进制造业。

笔记本电脑产业是重庆的支柱产业，围绕这一产业所形成的全产业链体系，有力带动了重庆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开放。

荣昌抓住这一发展势头，打造电子电路产业园，瞄准深圳大规模引进资本、人才与技术，有500家企业已经签约，其中50家已经落地，形成了电子电路产业集群。

这一现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。我们江西也一直在推进老区与特区合作。在我们的想象中，深圳的产业输出，应当是转移过剩与过剩的江西，但资本流动的路线不是由自然地理来确定的，而是服从于利润原则。哪里能够产生更高的利润，资本就到哪里。于是500家深圳的电子电路企业伸开翅膀，飞到了荣昌。

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一是因为荣昌的营商环境好，二是因为荣昌有全产业链体系。这两点，构成了吸引深圳电子电路企业进入的场效应。据悉，这个产业园原名叫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。因重庆西部这个产业区域概念太小了，改为了现在的名字。

这，很能说明荣昌的发展势头。